



弘鵬楊

這一季沒有遇見你，我不失望。我覺得你  
在某處，正用雙眸凝我，儘管只是一個意象，  
已夠我亢奮了。

這是你我間一種韻律，一種細緻於心靈相通的遊戲，形體無知的迷戀不能和我們相比，但是我做這種事不能沒有愧疚，家不能因我蒙羞。我知道這是一種犧牲，向道德臣服，向良知規範，但是我不後悔，生活儘管單調，我絕不肯多貪圖些許短暫的快樂改變自己。

我不會輕易接受感情，不過一經決定，就不會躊躇。接受前我會衡諸一切決定可否，接受後你有的就是整個我，不是部份的我，我怕人陷入以後，情感往往淹沒理智矇蔽一切，我不得不謹慎，我要感情從一無所殘缺，不能誤你，也不該誤我。

愛不容猥褻，可以幻想，卻不能建在空中樓閣裏。錯誤的愛情，多半出於勉強和操之過急，一見鍾情不過是不成熟的英雄崇拜心理而已，我從不信它。男孩如何糟蹋自己，女孩如何作賤自己，最後總得付出代價，真正的愛豈只是手牽手併排走，與人差肩時面帶微笑

彼此轉頭互說幾句以示互愛不渝所能定義的？炫耀的愛本質上只是炫耀，不配稱愛，想你我不致會有這種錯誤。

我把女孩子分成四種：能愛值得愛，能愛不值得才，不能愛值得愛，不能愛而值得愛的，我會放棄，或是企求一份談戀昇華的友誼，我堅持心裏只有一人，不會把兩者混

法。但愛而值得愛的，當然是你，不能愛而值得愛的，我會放棄，或是企求一份談戀昇華的友誼，我堅持心裏只有一人，不會把兩者混

容。她離去時我不沮喪，也不恨她或責難她，只怕她亦擅沒  
感情，我會將她埋葬，否則對你不公。愛情是女人生命的全部，  
你既然給我，我自然要珍惜。

文人的悲哀，是過於看重感情，相對對它期望也就越大，但我以為我要求的並不過份，渴望純真不該是一種奢求。我無意把你套進某種形像，也不願你是一種格式，但我希望你自然樸實清新婉約敏慧堅韌，思潮美如虹彩，律動美如音樂。我不介意你是否詩意盎然，也不冀盼你傾國傾城，我希望你是你，我是我，兩心相照，坦然無所欺。我不是道貌岸然的酸書生，也不是固執守舊的人，不會把你封在瓶裏當古董，也不會要你一絲不苟、規矩方圓如木偶，我只想從你心底獲得保證，肯定你我互屬。

鹿橋有一句話深合我心，他說：「我的感情是一盆水。平時放穩了休想弄洒半點，可是一旦我潑它出去，不但收不回來，並且一滴也不留。」如果把你這麼潑我，我一定也潑你滿身滿臉，你想遺漏半點。人子宮堡裏漂泊尋覓五十年後，兩雙枯瘦的手，兩顆摯愛的心，靜靜交織在小木屋裏，深深震撼了我。濟安日記，紀布蘭的斷翼，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永恒的丈夫，使我堅持一向既定的原則——給你一個純真的我，你也給我一個純真的你。別人如何放蕩我不在意，但你我縱容自己我不諒解。我同情你們處處掣肘不能主動的處境，瞭解你們不能表達自己的痛楚，但這些不能是遂行浪蕩的理由。

女孩一旦被人固定，世界就孤立起來，男人就趾高氣昂由詔媚逢迎亦步亦趨變成頤氣頤指走在前頭，女孩就得楚楚可憐任人擺佈，我不會如此，你也不必如此。你不必勉強喜歡我喜歡的事物，你愛做什麼就做什麼，沒有義務遷就我，你我一切平等。縱使你喜歡拳擊，我也不反對，只要不把我當練拳的沙包，我甚至會為你築一間拳房。其實只要真心相待，這種事就不成爲事，否則包

容、戀愛和體諒豈不俱是謬言？

羅曼羅蘭說：「兩個相愛的人，用一種深刻而虔誠的態度互相愛慕而結合，是人類幸福的最高峯。」當你我彼此容許，我們就要一起為將來奮鬥。世態炎涼，人情澀薄，為你，為我，為我們的家，我們必需併肩攜手胼胝相抵，開拓荒瘠。男人要面對整個世界，我成功，是你幸福快樂的基石，我失敗，是我們整個家的恥辱，我自會砥礪自己，鞭策自己，全力以赴，你只需予我鼓勵，無須憂心。

生活是工作和情趣的合體，相信你我會過得很愉快。我們會一起去看看世界有多大，去看地球上所有的人在做什麼。我還要為你買一串綿貫的山，築一座牧場關一面湖，養一群健碩煥發的馬，牧童騎小馬，列隊高歌遨遊。或者為你建一座城堡，讓你我歲暮年餘沉醉在古童話裏，享受童顏溫馨，也許我還得提起塵封已久的提琴，咿呀應和你的婉轉？齒危髮蒼時，你我兩雙枯瘦的手會緊緊握着，一起緬懷逝去的美麗歲月，而對此生了無所憾。

我常想我未來的樣子，以及想你會是怎麼一個女孩，我們竟會碰在一起。每次忖量你我間的距離，思維總在你那邊斷線，而想我兀自一廂情願地想以後要如何如何待你時，總是暗自啞然失笑。

我不想用旖旎綺麗的字句迷惑你，甜言蜜語和物慾享受的誘惑一樣不足爲恃。我只想告訴你，我是怎麼一個凡夫俗子，我準備如何看妳，妳要不幸遇見我，如何看我。

有許多話要與你說，但不是現在。我知道你在遙遠的彼方，我仍在等，等着歡欣地將你迎入我的國度，只要心底有妳，我也就滿足於此刻的孤獨了。